

四月,田在等人

■ 杨学禹

四月,南方的雨还在飘散。风从水田上起身,带着新插的秧苗那股青涩的气息,路过山脚下、路过九龙江边,最后轻轻拂过我们调查队的窗。

窗外的城市看不到田。但我们知道——那些田就在那里。在公路尽头,在山坳之间,在四月刚刚返青的秧行之间,铺成一块一块嫩绿的地毯。偶尔有白鹭落下又起飞,翅膀掠过水面,带起一串细碎的水珠。

遥感测量工作即将全面铺开,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也将拉开帷幕。全国农业普查十年一次,雷打不动。跟十年前比,普查的内容有些不一样了——新质生产力成了新增重点,大食物观也纳入

了统计。即使条目再细,也绕不开田埂上的脚印。

三月上旬,漳州市各区县局队集中进行了无人机培训。这次培训特地请来了飞行学院的教员,培训队伍里有新面孔,也有老面孔。有人是头一回摸遥控器,手心出汗;有人已经飞过两三回了,站在旁边帮着看风向或者有无遮挡物。专门有一片空地供无人机试飞,田块高低错落,正好练手。教员的讲解带着特有的精准和耐心。从组装到起飞,从航线规划到安全返航,每一个动作都拆开了讲。无人机升起来,“嗡嗡”的声音向周围散开。屏幕上的田块高高低低、大大小小,像谁随手洒在山间的碎镜子。新飞手看得仔细,恨不得把每一块田都记在眼里;有经验的也不松神,偶尔低声交流两句,提醒

哪块地的边界容易被漏掉。

站在队伍里,跟着看了许久。那无人机在天上盘旋,越飞越高,田埂上的脚印逐渐看不清了。那些脚印是农人清早留下的,深深的、歪歪扭扭,从田这头踩到九龙江那头。无人机上看得见整片田的轮廓,却看不见双脚踩出来的故事——看不见有人弯着腰把秧苗一丛一丛插进泥里时,膝盖上那层洗不掉的渍;看不见他直起腰来,抬手擦汗,望一眼天色,又弯下腰去。

科技是翅膀,但翅膀总要落回到地上。

培训结束时,大家收起了无人机。回城的路上,车窗外的水田一片片往后退,退向远山的方向。车里没人说话,都在看窗外。那些田安安静静地躺着,

等着稻穗成熟,也等人来。

那天上午无人机培训的总结会上,分管领导在听完各区县参与培训人员的发言后,强调了一句:“飞机拍到的每一块田,人都要走到。”虽然字不多,但这句话在大家的心里都落了锁。

四月的办公室,方案摊在桌上,电脑屏幕上还没有数据——第一次上报数据要赶在五月初,秧苗已经立在田里。风一吹,轻轻转头,像在等人。我们都在等,等天气再暖一些,等秧苗再长高一些,等各区县的普查员换上胶鞋,背上平板,走进那些无人机飞过很多遍的田。

九龙江水从田边流过,不知道流了多少个十年。风吹过来,水田上起了一层细纹——那是田在说话,说它一直在等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漳州调查队)

又逢清明草绿时

■ 方若琪

风是软的,云是淡的。清明前的乡野,总裹着一层湿漉漉的温柔。打我记事起,每到这时节,奶奶总会牵着我的手,挎上竹编小篮,往村外的田埂、坡地走,去寻那漫山遍野冒头的清明草。那一缕清苦又清甜的草香,是我记忆里清明最鲜活的底色,岁岁年年,从未淡去。

本以为这般摘草的时光,只留在童年的晨雾里。没想到今年清明前的周末,我趁着休息回乡,刚踏进村口,就看见奶奶提着熟悉的竹篮等在老槐树下。她的脚步比往年缓了些,鬓角又添了几缕银丝,可身上依旧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,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见我回来,眉眼立刻弯成了月牙:“可算回来了,走!奶奶带你摘清明草去。今年雨水好,草儿长得格外嫩。”

天刚蒙蒙亮,晨雾还像薄纱般笼着村庄,泥土混着草木的湿气扑面而来。脚下的田埂沾着晨露,踩上去软软凉凉的。奶奶走在前面,脚步不疾不徐。我跟在她身侧,不再是当年那个蹦蹦跳跳、总把杂草当清明草的小丫头,反倒下意识放慢了步子,时不时伸手扶她一把,怕她被湿滑的草茎绊倒。

“清明草得赶太阳出来前摘,带露的嫩尖,做糯米最香糯。”奶奶的话,和小时侯一模一样。她俯下身,粗糙的手指轻轻拨开从生的杂草,一眼就能认准那株贴地生长的小草——叶片细碎,覆着一层白绒,像落了层薄霜。凑近些,清冽的草香便漫进鼻尖,不浓不烈,却独属于清明的春日。她掐草尖的动作依旧轻柔熟练,生怕碰伤了旁边的新芽。一边摘,一边絮絮地说着家常,讲今年的春耕,讲邻里的琐事,偶尔提起我儿时的趣事,说我当年总攥着一把杂草冲冲跑给她看,语气里满是宠溺。

我也蹲下身,学着她的模样仔细寻觅。如今早已能精准分辨出清明草,专挑最鲜嫩的顶尖掐下,轻轻放进竹篮里。阳光渐渐穿透晨雾,洒在身上暖融融的。露水打湿了裤脚,沾在鞋边,却半点不觉得寒凉。风拂过整片野地,草叶沙沙作响。奶奶偶尔直起身歇一歇,我便递上水,帮她拂去肩头的草屑。看着竹篮里的青绿一点点多起来,层层叠叠,满是生机,那股清香味也愈发浓郁,裹着祖孙相伴的温情,漫遍了整片田埂。

摘满一篮,我们并肩往家走。阳光把一老一小的影子拉得很长,竹篮轻轻晃动,草香随风飘散。回到小院,奶奶忙着清洗、焯水,我守在一旁打下手,看她将碧绿的草汁揉进糯米粉里。粗糙的手掌反复按压揉搓,面团渐渐变得温润青绿,再逐步擀皮、包馅,最后捏成型放进蒸笼。不多时,蒸笼掀开,热气氤氲升腾,清明糯的甜香混着草香,瞬间填满了整个屋子。咬下一口,软糯绵密,清鲜回甘,还是记忆里的味道。

又逢清明草绿时。岁岁年年,乡野的青草如期生长,奶奶的陪伴也从未缺席。从儿时被她牵着手懵懂前行,到如今陪她慢慢踱步田间,这一抹青绿,一缕草香,早已不止是清明的风物,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情,刻在心底的牵挂。时光缓缓流淌,唯有这份陪伴,如田埂上的清明草,年年青绿,岁岁温暖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铅山调查队)

烟雨轻舟

张霁摄



春叩伊犁

■ 周其运

春,是沿着伊犁河融雪的波浪,伴着北归燕的翅影,叩开河谷门扉的。这片被天山山脉环抱的土地,在熬过北疆漫长的凛冬后,终于等来了季节温柔而坚定的叩门声。

当最后一片残冰在向阳的崖隙间化作清冽溪流,当第一缕暖风裹着雪水的微润,带着戈壁沙粒的温煦拂过赛里木湖尚凝冰的湖面,伊犁河谷便收到了春天的请柬。这请柬无墨无笔,却藏在万物的呼吸里——是喀什河融雪奔涌的泠泠声响,是草甸下根须苏醒的细密私语,是河谷里最先顶破冻土的顶冰花,怯生生却又执拗地绽开的花瓣。北疆寒冬紧锁的门扉,就这样被温柔却磅礴的力量悄然推开了。

春日的阳光,是伊犁最慷慨的画师。一入河谷,他便褪去冬日的苍白,化作饱蘸金汁的笔触,毫无保留地泼洒

在天地间。霎时间,河谷的轮廓清晰起来:光落在远山,蒙了一冬寒雾的山峦显露出明暗交错的脊骨,雪线在日光里缓缓后退,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;光洒在静静流淌的伊犁河上,河面碎成一河晃动的金鳞,波光不仅晃亮了我的眼,也敞亮了人的心。这光亮是有温度的,它沉甸甸地压在残雪上,积雪便化作滋养土地的春水;它轻盈地落在人的肩头,一冬的滞重便悄然卸去。

伊犁的春,最鲜活的气息藏在巴扎的烟火里。鲜亮的艾德莱斯绸在风里舒展,像一道道流动的彩虹,与琳琅满目的干果相映成趣——苹果干、巴旦木,每一颗都封存着去年盛夏的阳光。刚出炉的馕带着麦香,烤包子的油香混着孜然的气息,在风中飘出很远。人们从冬屋里走出来,脸上褪去了风霜刻下的硬明,舒展出鲜活的笑意。春风穿行在熙攘的人群里,带着果园里杏花将开未开的微甜,拂过老人精巧的花帽,拂过汉子宽大的

裕祥,拂过姑娘扬起的发梢,把春日的喜悦织进每个人的呼吸里。

如果说街巷的春是热闹的喧哗,那么田野的春便是静默而磅礴的生长。信步走出城外,泥土苏醒的气息扑面而来,深厚、湿润,带着令人安心的腥甜。溪水挣脱了冰的桎梏,活泼地顺着田垄漫溢,滋润着每一寸土地。或许只是一个低头的刹那,昨日还枯黄的坡地上,已星星点点冒出了针尖般的鹅黄。那绿不是慢悠悠悠出来的,而是攒了一冬的力气,猛地探出头来的。田埂上,农机手正调试着拖拉机,黝黑的脸上带着笃定的笑意。他们知道,这春日里播下的每一粒种子,都连着几代屯垦人扎根边疆的初心。

抬眼处,便是横亘南天的天山。莽莽峰峦顶着终年不化的雪冠,在阳光下闪烁着圣洁清冷的光。这幅雄浑的画卷里,最动人的是岩壁上的云杉。它们从看似不可能的石缝中挣脱躯干,笔直地指向苍穹,墨绿的树冠层层叠叠,像

大地竖起的脊梁。看着它们,便会想起那些扎根伊犁的人们:一代代屯垦戍边的兵团人、巡边护边的牧民。他们便如这云杉一般,把青春与热血浇灌进这片土地,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,换来了河谷的安宁与丰饶。

晚风渐起,带着河谷特有的、混合着新生草木与湿润泥土的气息,把思绪温柔牵回。这风穿过果园,便沾了杏花苞的微涩;掠过河滩,便带了河水的清凉;拂过面颊,便把无边的遐思都融进了这片土地的呼吸里。站在这里,站在这片被天山雪水滋养、被无数如云杉般的人们守护的土地上,心底只剩前所未有的澄净。

夕阳的余晖,给西边的天际镀上了最后一重金边。但另一种更宏大、更永恒的旋律,已然在这片土地上奏响——它是冰雪消融的滴答,是溪水奔流的潺潺,是万物苏醒的呼吸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仁寿调查队)



燕归

王颖茹绘

春味

■ 刘蕴

我的家乡,藏在吕梁山的褶皱里、黄河的臂弯中,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。那里的春天来得迟,却格外热闹。仿佛一夜之间,风就软了,山就醒了,沟沟峁峁间便有了说不尽的光景。

最先露头的是杏花。向阳的山坡上、房前屋后,一树一树的粉白,像浮在山腰的轻云。那颜色晕染得恰到好处,带着微微的潮润,仿佛把整个冬天的寒气都酿成了这般温柔。过几日,桃花也开了,又是另一番光景——粉粉的、浅浅的,一团一团地缀在枝头,像少女脸颊上晕开的胭脂,在依旧苍黄的坡上,格外鲜妍。杏花谢了桃花开,桃花落后,梨花还在枝头蓄着劲儿,只等春风再暖一些,便要绽放成一片云海。这时候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随便一抬眼,便能遇见一树惊喜。

花开了,吃的也就跟着来了。先是榆钱儿,清明前后,榆树的枝头冒出一串一串嫩绿,圆圆薄薄,像古时候的铜钱。母亲仰着头,踮起脚,举起带钩的长杆,钩下几枝榆钱儿长得最粗壮、最密集的枝条,我们便围拢过去,七手八脚把榆钱儿一片一片捋下来。采回的榆钱儿,还需拣去里头的枯叶和蒂梗,用清水一遍遍淘净,沥干了水分,再拌上玉米面或白面,撒上少许盐和五香粉,上笼蒸。灶膛里的火苗呼呼地响,锅盖渐渐冒起白气。约莫一刻钟的工夫,锅盖一掀,热气“腾”地扑了满脸。母亲把蒸好的榆钱饭倒入盆里,撒上切好的葱花,淋一勺自炸的辣椒油,再滴几滴香油,拿筷子飞快地打散、拌匀。榆钱儿的清甜裹着玉米面的朴拙香气,被葱花和辣椒油一激,霎时间满屋子都是那撩人的味道。我们兄妹几个早就捧着碗围在灶台边,

眼巴巴地等着。母亲一碗碗盛好递过来,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。那一口下去,软糯里带着韧劲,清香里透着微辣,仿佛把整个春天都吃进了肚子里。榆钱儿落尽,槐花又开了。洋槐花开在农历四月,一串串洁白的小花低垂着,宛如串好的风铃,清新的甜香弥漫在空气里,被风吹向远方。这时候母亲又要行动了,采摘槐花的过程与采摘榆钱儿基本类似,不同的是,槐枝上长满了刺,捋槐花要格外小心。采摘好的槐花要用清水泡上半晌,然后捞出控水,拌上面粉、盐、五香粉,上锅蒸十五分钟。出锅后撒一撮熟芝麻,来一筷头油辣子,滴几滴香醋,用筷子一捻一拌——一碗清淡幽香的槐花饭就做好了。比起榆钱饭的朴实,槐花饭更多了几分清甜,也更受孩子们的欢迎。如今想来,儿时的春天如此有滋

有味。杏花桃花是看的,榆钱儿和槐花是吃的,看饱了眼,吃饱了肚子,春天也就过得圆满了。

离开家乡多年,城里的春天也是好的,公园里也有花,超市里的时令蔬菜多得数不过来。可不知怎的,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少了什么呢?大概是少了母亲踮着脚够榆钱儿的身影,少了灶台前那股扑面热气,少了我们围在锅边巴巴等着的急切吧。前几日回老家,正值早春时节。母亲又做了榆钱饭,还是记忆中的味道。我吃着吃着,忽然就明白了——家乡的春日美,美的不只是花,是花里有日子,日子里有念想,念想里有母亲够榆钱儿的身影,有灶台前腾起的热气,有我们围在锅边等吃的那份急切。榆钱槐花的味道,不仅是春天的味道,更是家的味道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吕梁调查队)



花间蜜语

董岚摄